

法网难逃



中国人民公安



法 网 难 逃

本 社 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法 网 难 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29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8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417·5 定价：1.25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汇集了近两年来发生的各类案件的侦破通讯、报告文学二十余篇。其中有侦破阴谋劫船案，盗窃枪支、文物案，强奸、凶杀案，诈骗案等等。作者深刻地揭露了案犯的凶残狡诈；歌颂了公安干警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质，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善于拨开迷雾捕捉案犯的大智大勇。作品情节曲折生动，读后不仅能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同罪犯做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而且对建设四化、保卫四化也有激励和鼓舞作用。

目 录

此恨绵绵终有期

.....毛秀中 (1)

瓮泉山下的奇案

.....李保军 符风雨 (21)

不安宁的“三角区”

.....薛伟 赵毅 (36)

故宫盗影

.....吴佳铭 张伯星 (42)

侦破从洛阳开始

.....丁令武 (60)

秦都大盗的覆灭

.....王作人 宋登 苗毅 (73)

智擒盗墓贼

.....刘振宗 (80)

黄金梦

.....刘舜泰 何光照 (83)

夜中深巷

.....吴昆 马国云 沈强 (92)

扒窃“高手”落网记

.....双 流 (98)

神坛下的亡灵

.....史大明 冯百鸣 (112)

愚昧者的“天堂”	于 挺 (120)
女演员失踪之谜	文科 生华 (125)
丑女人骗婚记	陈文成 (136)
“副总编辑”诈骗记	傅松华 王乃让 (141)
在淫秽画报的腐蚀下	张卫华 张策 (150)
迷路的“导游皇后”	焦志刚 (156)
青海逃犯落网记	晓丹 池勇 沙石 (163)
叛逃者的末日	李宏林 (183)
“348” 案件	葛玉蓉 王云发 (206)
粉红色的梦	国 安 (241)

此恨绵绵终有期

毛秀中

一封控告信

“难道这是真的？一个共产党员、省委机关干部，竟然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李长久皱了皱他那双浓重的剑眉，点燃一支烟，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窗外寒风萧瑟，瑞雪纷飞。此时他的内心也好像这严冬里的玻璃窗，结下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他刚刚阅完一封控告信。这封信是组织部王部长特地转给他审查批办的，信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写成：

……

我怀着万分痛苦和愤怒的心情控诉杀害我女儿苗凤琴和儿子苗雨天的凶手——崔坤、许丙珍。崔坤原是我大姑爷。许丙珍是我儿媳。自我儿子苗雨天1976年跟许丙珍结婚以后，崔、许经常勾搭，图谋不轨……

1983年5月至7月，我女儿和儿子突然接连生病，到医院确诊后，都是“非特异性脑炎”；女儿死去

不到两个月，儿子也死了。我们感到事情蹊跷，医院认为死因不明，一直提出留下我儿子苗雨天的尸体进行解剖。可是，许丙珍却极力反对。当时医院准备做许的思想工作，谁知崔坤在背地里把苗雨天的“死亡诊断书”弄到了手。……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我女儿、儿子离开人间，尸骨未寒，他们竟在8月份仓促结婚了！

我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把问题弄清楚，替我伸冤报仇。我想念在九泉之下也不能长眠的可怜的儿子和女儿啊！能不能让他们听到正义的判决呢？

控告信的署名：苗清芳，刘玉清；日期：1983年11月30日。如果信的内容属实，那么，被害人家属为什么事隔半年才控告呢？李长久点燃一支烟，陷入沉思之中。

在漫长的公安生涯中，作为公安厅长，他早已养成了用自己的眼和心去审视一切、判断一切的习惯。此时他想：两月之间，姐弟患同一种病，死在同一个医院的同一张床上，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谋杀？崔坤，作为省委机关干部，难道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残害人命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是一起情节恶劣、手段残忍的谋杀案。于是，他猛然坐到椅子上，拿起笔，重重地写下几个字：“请长春市公安局立即调查处理。”

网，秘密张开

长春市公安局接宏吉副局长接到指示后，立即命令刑警

大队组织力量开展侦调工作。刑警大队队长张振邦将任务交给刑警一队。

在研究会上，大家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有的说：“侦破这起案件难度很大。人死在医院，尸体早已火化，既无证据，又无现场。”有的说：“这起案件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崔、许是凶手，恐怕他们早已订立了攻守同盟，势必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困难。”还有的说：“崔坤是省委某部门的党员干部，搞不准，我们不好收场。”最后，孙德林慢慢站起身来，倒了一杯白开水，开始讲话了。他说：“这起案件虽然时过境迁，但只要肯下功夫，善于从最不引人注意的琐碎事物中和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通现象里去发现问题，就不难找到破案的钥匙……。”他的一番话，使侦查员们深受启发和鼓舞。会议决定，立即对崔、许二人进行调查并指派张炳言、白良军等四名同志负责复核控告信的内容。

调查工作开始了。

侦查员们象在扑朔迷离的尘雾里，循着一条特别细的蛛丝似的线索，希望找到一点头绪，然后逐步扩大调查范围。

他们接连找了苗雨天的邻居和好友。事实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些人的态度都是吞吞吐吐。

于是他们一边进行调查，一边做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坚定地向群众表示，不管犯罪分子作案手段多么狡猾，隐藏得多么深，也要把他查清，并保证揭发检举人的人身安全。这样，调查工作才打开了局面。

他们不分白天、黑夜，穿梭似地往来于二苗和崔、许的单位、邻居、亲属之间；不辞个人的辛苦劳累，不顾家庭的困难和亲属的疾病，一心扑在这项战斗任务中。

他们天天在外边跑，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夜里为了赶路，睡不好觉，打个盹也就算解乏了。同志们打趣地说，他们是“三皮”干部：饿着肚皮，磨破了嘴皮，晒黑了脸皮。春节到了，鞭炮齐鸣。当人们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们仍然战斗在岗位上。白雪覆盖了他们的肩头、帽顶；霜花挂满了他们的鬓角、眉峰……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奔波，他们走访了百余人，从众多人的口中了解到二苗猝然之死的全过程和被害人亲属联名告状的前前后后——

苗家姐弟抱病而亡

1983年4月30日。料峭的春风扑打着大地。再过一天就是“五一”节了。下午，南湖新村职工几乎都放假了，座座楼内呈现着忙碌的景象，充满着温馨和喜庆的气氛。

可是，一百二十六栋三门二层的三个大房间，却死一般地沉静。这是省委机关干部崔坤的家。此时，崔坤和四个孩子正在医大一院守候他患病的妻子苗凤琴。

提起苗凤琴，左邻右舍都知道，她是个善良、勤奋的妇女；宽宽脸庞，结实的体魄，平素话语不多，给人一种淳厚诚实的感觉。她嫁给崔坤时，由于崔坤是孤儿，什么家底也没有。她凭着健康的身体和一手好活计，一面辛勤工作，一面勤俭持家，硬是把四个孩子拉扯大。现在，她已是将近四十的人了，流逝的岁月在她那张丰润的脸上刻下了细密的网纹。但她的体格还是很健壮的；可是，这回不知咋的了，突

然发病，而且这病来得这么快，这么急，象恶魔一样缠着她。昨天，丈夫已经送她去过一次医院了，开了点儿感冒药，谁知不但不见效，晚上病情更重了。

此时，她躺在医大一院神经内科的病床上，昏迷不醒；四个孩子眼巴巴地围在母亲身边。她的丈夫崔坤，一个嘴角向下耷拉着、眼窝塌陷、眼睛象金鱼一样鼓出来的男人，有时出去，有时进来，有时若有所思地在她床前踱来踱去。

崔坤，四十三岁，在省委机关某部门负责生活福利和车辆管理工作。与他长久相处过的人都知道，近年来他的脾气秉性和苗风琴相比变化很大。

他虽然不注意自我思想改造和品德修养，但在不正之风的掩护下却靠投机钻营，步步走红，直至入了党，提了干，成为省委机关重要部门的干部。他借职务之便，在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从中捞实惠，谋私利。虽说没有什么官职，但别人通过正当手续办不到的事，他崔坤一纸便条也许就能办到。他的亲友们都认为：崔坤有本事，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现在，即使在这个圣洁的医院里，他仍象在某交易场所那样，踱着有节奏的步子出出进进，和一些医务人员混得很熟。

他顺利地为妻子办了住院手续，并请医道水平高的医生为妻子诊治。处理完这一切后，他神态自若地点燃了一支烟……

日子象穿梭似地飞度着。

5月13日，苗风琴在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战胜了昏迷，病愈出院了。她恨不得一步跨入家门，为可爱的孩子们做一顿香甜可口的饭菜，然后再到单位，把自己耽搁的工

作补回来。

可是，她哪里想到，相隔仅仅四天，她就被罪恶的魔掌推向死亡的深渊。5月17日，苗凤琴突然又犯了病。这次病势更加凶猛，一夜之间，她就成了呆痴人，又笑、又哭，口吐白沫，眼睛发直，一句话也不能说了，被丈夫第二次送进医院。医生给她诊断为“非特异性脑炎”，全力抢救，却不见好转。18日、19日、20日……在这残酷的日子里，死神迈着大步向她逼近。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奄奄一息。

5月22日，当夕阳收敛起它的最后一抹余辉的时候，苗凤琴瞪着眼，咬着牙，紧握着拳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苗凤琴死了！”得到信息的除了她的继母就是一些远亲。她们彼此虽说不经常来往，但也感到事情蹊跷。面对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崔坤是决不会让步的。他眼珠子一瞪，拉开了干仗的架势，理直气壮地质问众人：“怎么？莫非是我崔坤害死的不成？”

“是啊，人家崔坤是省委机关干部、共产党员，怎能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呢？”善良的人们在崔坤的保护色下怯了步，只为死者争得了一套崭新的棉衣，便草草送葬。

艳阳7月。苗家悲伤的冲击波还没有彻底消逝，又遇上了一桩丧事：苗凤琴的弟弟苗雨天也得了“非特异性脑炎”，并且也死在医大一院神经内科，恰恰是苗凤琴曾住过的病床上。苗雨天，今年三十六岁，一米八〇的大个儿，是个从来没得过病的硬朗汉子。他曾在东北师大历史系念过书，毕业后被分配到二二八厂子弟中学当教员，为人正派，勤奋好学，深受师生喜爱。7月份，正是师生欢度暑假的时候，学校定于19日到大连旅游。谁知第二天早晨，当教师们登上列车

向大连驶进的时候，苗雨天却大病临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怎么办？如今医院没有认识人怎能行？还是找有本事的姐夫帮助想办法吧。他写了个条，吩咐妻子赶紧去找姐夫崔坤；崔坤立即将苗雨天送进医大一院，经医生确诊，他得了和姐姐苗凤琴一样的病。他的妻子许丙珍是长白山百货商场营业员；这个八面玲珑、善于逢场作戏、应付局面的女人，自丈夫住院后，就把两个孩子送到奶奶家，自己和姐夫崔坤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苗雨天。然而，苗雨天的病情却和苗凤琴一样越来越恶化。当老师们旅游回来去看他的时候，这个硬邦邦的汉子已被折磨得瘦骨嶙峋，如同死人一般了。7月31日，苗雨天一命呜呼。许丙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为他去阴间送行。尸体顷刻化为灰烬。

不出二个月，苗家姐弟相继而亡。人们愕然了。根据医生说，“非特异性脑炎”并没有遗传性，怎么都让苗家姐弟摊上了？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出于其它必然缘故？如果说苗凤琴的死已经在某些人心中形成了疑窦，那么，苗雨天的死则唤起了周围人的舆论。邻居们私下里嘀咕：“过不了百天，崔坤一定把他的小舅子媳妇许丙珍正式娶过去。”

果不出所料，苗家姐弟去世不足两个月，崔坤和许丙珍就领了印着血红喜字的结婚证书。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苍天啊，睁开眼去惩罚罪人吧！”

一天清晨，崔家来了一位二十六、七岁，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劈头质问崔坤：“我哥哥是怎么死的？告诉你，历史上有过武二郎给武大郎报仇的事，当今我就是苗二郎，迟早要替苗大郎报仇！”说完转身而去。这位不速之客的几句话

象棒子一样打得崔坤灵魂出窍。许丙珍知道来人是苗雨天的表兄弟何景生。崔坤第二天便开着车来到何家，气急败坏地指问何老汉：“怎么，你是什么意思？我崔坤成了杀人犯了？”这个老实的农民见崔坤面色苍白，呲牙咧嘴，知道儿子惹了事，吓得赶紧赔礼道歉。崔坤哪肯罢休，他挥舞着拳头向老汉怒吼：“不行，我非找人把你们家平了不可！”老汉知道他门路宽，势头大，是个惹不起的碴子，便连连认错，并以酒茶相待，好容易稳住了这头咆哮的公牛。

苗家姐弟死后荡起的风波在崔坤的淫威下暂时平息了。

被害人亲属联名上告

罪恶在法律面前是不能久置的。一切顾虑、愚昧，必将被正义的烈火烧光燃尽。

原来，苗家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苗凤琴、苗雨天的生母很早就去世了，不久父亲也离开了人间。家里除大妹妹苗桂兰是继母带来的以外，他们和其他弟妹是同父异母，平素来往不多，感情不深。他们有一个亲人，一个了解他们而且时刻关心他们的亲人，那就是在吉林市的姑母苗清芳。

1983年国庆节前夕的一个傍晚，苗清芳接到苗桂兰的一封信，才得知侄女和侄子的死讯和崔坤、许丙珍要结婚的消息。噩耗把这个刚毅的老人震懵了！略一思索，她火冒三丈，活蹦乱跳的年轻人转眼间化为灰烬，两个鬼蜮男女却要成婚。痛心和愤怒交织在一起，象火焰在心头燃烧。

晚上8点，苗清芳敲开了刘玉清的家门，劈头便问：“小琴病了多长时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小琴死了你怎么也不

给我个信儿，我要是知道，雨天是不会死的，呜呜呜……”老人说着嚎啕大哭起来。刘玉清颓丧悲苦的脸上呈现出无奈的神色，打发孩子把苗文良找来。他们告诉苗清芳，是崔坤怕她经受不起打击，不让告诉她的。“崔坤是个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不知道？我怀疑就是他害死的小琴和雨天！你们替我提供情况，咱们去告崔坤！”听了这话，刘玉清、苗文良顿时吃了一惊，“咱们现在无凭无证，怎么能去告人家？”

“人家崔坤是省里大机关的干部，万一告不赢，不好收场啊！”“人死活不过来了，咱们还得为几个孩子着想啊！”他们七嘴八舌，顾虑重重。苗清芳自己又一不识字，二不了解详情，想写写不出来，想说说不明白，住了几天后，便带着满腹怨恨走了。

如果说世俗的邪气阴风能吹去象苗清芳这样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希冀之光，却扑不灭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的野火。送走苗清芳后，一个月来，刘玉清家更是不得消停。苗雨天的学生、同志、生前挚友纷至沓来，登门拜访：

“大娘，你怎么还不控告呢？”“不能让我们的老师白死呀，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你到底告不告？你不告，我们就联名上告！”

一开始，刘玉清象躲避涌过来的洪水那样躲避来人，后来，她渐渐地看到了正义的力量，鼓起了勇气；这回她主动地请回了吉林的大姑姐，老姐俩连夜写了状子，联名上告。

把调查深入一步

从初步调查情况看，二苗之死确有很大疑点。邻居反

映：许丙珍上一天班在家休息一天，崔坤这天必到。大家把崔坤经常开的车称为“蓝鼻子”。“蓝鼻子”一到，许丙珍就把她的两个不懂事的孩子送到车上去玩，然后两个人在屋里闭门，挂窗帘……。苗雨天死后，许、崔二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鬼混，眉开眼笑。许丙珍还散布：“苗雨天早该死了，这是算命先生算的。”

苗雨天的弟弟苗雨顺提供：“我姐夫常开车拉着我嫂子在街上逛，有时还跑长途去我嫂子的妈家农安县。”苗清芳述说：“苗凤琴曾向我讲，1982年春天，有一次，崔坤盛了一碗菜，放了一点象盐面似的的东西后，端着送给苗凤琴。苗凤琴疑惑地问：‘你咋不吃？’崔坤说：‘叫你吃你就吃，你这个人真不识恭敬。’后来，苗凤琴没吃，崔坤却把这碗菜倒了。”

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崔、许具有谋害二苗的重大嫌疑。如果说苗凤琴、苗雨天是崔、许谋害致死，他们实施了什么手段，又怎样导致成“非特异性脑炎”？此时尚觉烟雾蒙蒙，调查的触角应继续深入。

一天中午，白求恩医科大学神经内科办公室里，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李长久，长春市公安局局长袁长华、副局长接宏吉，刑警大队队长张振邦及白求恩医科大学副校长饶明俐、神经内科主任刘多三教授等围坐在一起，听取医院分析二苗死亡原因。

医生们介绍：“非特异性脑炎”又叫散发性脑炎，它是许多症状的一些脑病的总称。它没有特定的诊断标准，目前采取综合判断方法。因为二苗入院时都是意识不清，不能主诉病情，分别由各自的爱人代替病人叙述发病经过，许多临床症状与“非特异性脑炎”相符，才确诊为此病。但二苗病状与一

般“非特异性脑炎”病人又不尽相同，这种病人发病之初多半是精神症状，如淡忘等；而二苗发病却是由呕吐开始。“非特异性脑炎”病人发病不急，愈后一般较好，死亡率很低；而二苗却是突然发病，病情进展迅速，入院便危重，死前出现血压下降、休克，苗雨天还伴有消化道出血，实属罕见。尤其是间隔二个月，一家出现二例“非特异性脑炎”病人，更值得怀疑。但是，这些救死扶伤的善良的医生们想也没想到，一个在省委机关工作的干部会干出谋杀勾当。加之崔坤伪装了自己的面孔，他经常陪伴领导干部来医院看病，与医院上下许多人都混得很熟，所以，当时并没有人怀疑他。有关医生只是感到二苗死因不明，从医学角度难以解释，因而在苗雨天死后提出解剖。可是，死者之妻许丙珍坚决不从，最终尸体未能解剖即被火化了。

此时，这些饱经风霜的老公安战士的心情格外沉重。他们继续调查探求：采用什么药物能使人出现“非特异性脑炎”病状呢？饶明俐校长提供一个情况：1983年第五期《中华神经病科学》杂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驱虫净引起的脑炎综合症》。文中谈到，卫生部1983年已公布取缔的药物“驱虫净”，如被人服用可引起脑炎综合症。发病后症状与“非特异性脑炎”相同，入院后的特征也一样，并且有因此而致死者。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专案组开始投入查证药物来源工作。他们查阅了《中华神经病科学》杂志和转载过那篇文章的报刊，了解嫌疑人是否有条件接触；然后，又到十几个单位查找此药，几经周折最后在长春郊区卫生院找到了六十一粒“驱虫净”，经法医化验得知，即是老百姓通常用的灭